

金沙诗话

话说漕河

漕河与刘宰

这一百三十里水路的漕河，它不是大自然的造物，它是丹阳、金坛、溧阳三县百姓人工开凿出来的，贯穿三个县，所以称它丹金溧漕河。

最早应该是在隋朝大业年间，隋永世（溧阳）县令自南向北开疏浚。隋大业末年，丹阳也从七里河向南开河引水，灌溉丹阳、延陵、金坛农田。

虽然远在1400年前的隋朝便有开通这条河的愿望，但三县各自为战，经历了几百年时间，始终未能完成。一直到南宋，这时，金坛一个叫刘宰的人出场了，他辞官回来，闲在家里，眼看家乡如此状况，先给当时管辖金坛的镇江知府递了一封信，商议开筑七里河以利漕运这件事。刘宰写的这封《复赵守议开七里河书》的文札，行文严谨，词语恳切，提出改丹阳上游珥村、横塘两座堰坝的方案，把贯通三县河道说成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，并非徒耗民力，请赵知府勿要多虑的话。后来，刘宰的奏折，果然获得了朝廷批准。这项国家水利工程由刘宰全面负责，三县百姓出力出钱，绍熙年间，这条贯通长江与芜申运河南北相接的漕河终于全线通航。

金坛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，三万人口，舟船不通，骡马小道。是这条漕河打开了金坛的门户，给金坛带来了勃勃生机。南宋定都杭州，北方人口向南转移，丹金漕河迎来一次人口大迁徙，金坛人口一下子从三万增加到十九万。

刘宰也许没想到，他开这条河会给予子孙后代带来如此福祉，他也许没想到八百年后的这条河仍然是一条黄金水道。

漕河与练湖

大凡江河，均有水之源头。丹阳境内的练湖，自古以来练湖就是漕河水源的根本。

练湖是一个古老的湖，史志上有很多练湖的记载，唐代金坛戴叔伦在京师漕运总督刘晏麾下做幕客的时候，就协助刘晏到丹阳治理练湖，“重开下湖，扩湖八十里”。历代官府也有明文规定，“湖水引入丹金河，以利漕运和两

岸农事。”多年来以此作为定制。

《宋史·河渠志》说练湖，有“泄湖水一寸，则为河一尺”的文字记录，就是说练湖的水放下一寸，漕河的水就上涨一尺。元朝对丹阳练湖漕功能更加重视，增派湖兵长驻练湖，差充专任，修筑湖岸，责成镇江路达鲁花赤管领练湖。解放以后，丹阳大上农业，围湖改田，练湖漕功能逐渐消失。为保证漕河有足够的水源，1978年在镇江谏壁造了一座翻水站，引长江水济漕一直到今天。

漕河与漕运

什么是漕？车运一砖，水运曰漕。农民种田向国家交粮，叫皇粮。皇粮由漕船运往国库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这条漕河从南宋到现在，它输送了多少漕粮，恐怕谁也弄不清楚。

金坛农户、人口、田亩，以及赋税各个年代都有变化各不相同。宋真宗年间，金坛7790户，3万人。度宗年间26800户，16万人。按照“地丁制”征粮，共征多少，未见有具体数字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，金坛有土地423顷30亩，按“一条鞭法”的比例，农民赋税占农民收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。清光绪二年，金坛有田地山塘1.02万顷，按此田亩数，每年征收本色米3.89万担，银7.1928万两。

都说税重多贫户，苛政猛于虎。翻阅金坛史料，金坛过去田租税率，在十五税一即百分之六左右，金坛与邻县溧阳征收水平相似，这种水平是符合国家和农民利益的。

金坛小麦属国家南粮，两季收成，十月收稻，粮起运解京库，夏粮留存本县地方。金坛的秋粮，约定在农历十一月到次年一月解运，不得延误，这是运往淮安的档期。

金坛粮仓早年设在衙门里边，后来的社仓、便民仓屡废屡建，北门城内这个粮仓，是最后的一座，从光绪八年重建一直使用到解放以后，后来这里是县粮食局下面的一个分库。

金坛粮仓的历史有很多文字记载，故事也很多。

国家漕运历史悠久，容易产

生腐败，官家对漕运一再下令肃查。漕运有很多规矩，《漕粮条例》规定，“船到次日，应停仓官河，挨次鳞集，以便受兑，如有停泊于河，旗丁头舵立拿捆打，运官铃束不严，一并参处不贷。”镇江府还专门批发督道十禁给金坛县衙，金坛漕运人等，不敢玩忽职守，不敢在漕运上有半点疏忽。

漕河与县太爷

县衙门里的首长叫县令，老百姓尊称县太爷，金坛老衙门历代的县太爷一任一任，大约几百个，历任县太爷的名字，都端正正留在旧县志里，因其政绩而青史留名。

金坛老衙门在丹阳门县前街，就在今天华中操场的身底下，小小县级衙门，倒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县太爷的主要工作，就是刑名、钱谷、漕运，尤其是漕粮漕运，问题众多，历任县太爷都感到头痛。

自宋代以来，金坛历史上的比较严重的旱涝灾害不下百余次，“舟船上岸，饿殍塞道、天为雨粟，鬼为夜哭。”究其原因，除老天之外，“尚因沟洫堤岸未固，水利当修未修，为弊病之首。

在这种状况下，县太爷怎么办？

金坛一个小小农业县，每年收到的地丁税也不是太多，要上交省府藩库、户部藩库，剩下的才作为县行政费的开支，水利建设要一大笔费用，他也难作无米之炊。

都说“三年清知县，十万雪花银。”金坛知县那时俸禄小麦二十一石，租米一百五十四石。县丞俸禄小麦二十二石、租米一百二十七石。县太爷也要守住清贫，金坛史料上，贪官污吏的知县一个也没有，勤政爱民的倒是不少。

金坛有好几任县太爷，他们在灾害面前，在兴修水利上，在漕运上，是尽力而为的，为金坛百姓鞠躬尽瘁，作出了非凡的贡献。他们是：明崇祯五年柯友桂、正德七年刘天和、清康熙十年康万宁、三十二年贾湖、四十年胡天授、光绪十二年陈炳泰、弘治三年周楫、许弘纲等几位。

这几位县太爷，他们带头捐



赠俸银、率领百姓救灾、造桥筑闸、疏浚漕河、建造水关、修建粮仓，金坛百姓视其如同父母，感恩载德，去思不忘。

事情过去多年，最近河南省档案馆接受密县黄氏家族一幅《三十二祖松语公离金坛升户》捐赠图，这件文物作于明嘉靖年间，距今六百多年了，图上画的是《攀辕卧辙》，画上有序言和送别诗。序言说到金坛二位县令，一是刘天和，一是黄缙。刘天和湖北麻城人，黄缙河南密县人，他们在金坛任县令期间，正逢水涝灾害，倭

寇进犯，他们率百姓在建昌乡建造两座水闸，筑南北两座水关，奏请朝廷赈灾饥民。刘和黄二人后来调任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，他们离开金坛时，众百姓拉住车辕，挽留离任的好官，画面上官民鱼水之情感人至深。

写序言的这个人叫邓植，是金坛乡贡进士，写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孟秋。这一幅古画，再现金坛县太爷们的精彩故事。

如今，站立桥头，丹金漕河的水仍旧流淌，两岸的人们仍离不开这一条河。 胡金坤

史海钩沉

刘宰三断奇案

唐代名臣狄仁杰被塑造成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，多少得益于《狄公案》这样的小说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断案奇才很多，刘宰便是其一。

《宋史 刘宰传》：授泰兴令，邻邑有租牛县境者，租户于主有连姻，因丧会，窃券而逃。它日主之子征其租，则曰牛鬻久矣。子累年讼于官，无券可质，官又以异县置不问。至是诉于宰，宰曰：“牛失十载，安得一旦复之。”乃召二丐者劳而语之故，托以它事系狱，鞠之，丐者自诡盗牛以卖，遣诣其所验视。租户曰：“吾牛因某氏所租。丐者辞益力，因出券示之，相持以来，盗券者恍然，为归牛与租。富室亡金钗，惟二仆妇在，置之有司，咸以为冤。命各持一芦，曰：‘非盗钗者，诘朝芦当自若；果盗，则长于今二寸。’”明日视之，一自若，一去其芦二寸矣，即讯之，果伏其罪。有姑诉妇不养者二，召二妇并姑置一室，或询其妇而不及姑，徐伺之，一妇每以己饷馈姑，姑犹呵之，其一反之。如是累日，遂得其情。

宋史不惜笔墨记载着刘宰三断奇事的故事：

邻县有人在本县边境租牛，租用者与牛主人是姻亲，趁着主人家办丧事，租牛者窃取了租牛契据逃跑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牛主人的儿子去讨要租金，租牛者就说，那条牛已经被卖很久了。牛主人的儿子连续多年向官府告状，却没有契据能作证，官府又因为是邻县的事而搁置不查办。事情一拖再拖，不得已，牛主人的儿子只得向刘宰提出诉讼，刘宰说：“你的牛（已经）丢失十年了，怎么能够一下就能找回来呢？”话虽如此，刘宰却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他找来两个乞丐，给



他们吃饱了，告诉他们事情缘由，假托其他事把他们关进牢房。审讯他们，乞丐谎称自己偷牛出卖，（刘宰派人）带着他们去那户人家指认查看。那租牛者说：“这牛是我通过某人租的。”乞丐竭力坚持自己的说法，于是那人出示契据，一起拿着到官府。（真相大白以后）偷契据的租牛人十分沮丧，只得归还牛和租金。

一户有钱人家丢了金钗，（当时）只有两个女仆在家。把她们遣送到官府后，（她们）都认为自己是冤枉的。刘宰让她们各手持一根芦草，说：“没偷金钗的，明天早晨芦草自然还像原来一样；真的偷了金钗的，那么芦草会比今天长出两寸。”第二天早晨再看，一根芦草像原来一样，另一根则短了两寸。随即审问，罪犯果真服罪。

有个婆婆状告两个媳妇都不赡养她，刘宰找来那两个媳妇，让她们与婆婆共处一室，有人送食物给媳妇却不给婆婆，再悄悄观察，发现一个媳妇每次都把自己的食物给婆婆，婆婆还喝斥她，另一个则相反。像这样连续观察多日，就了解了实情。 亦文

翰墨金沙

被称之为“三绝四海”的虞景星

前几年，在浙江上虞市小越镇，村民在一间破败的宗祠后墙上发现两通青砖碑刻。这两通青砖长0.77米，宽0.31米，棱角完整，砖体古朴。砖上字迹清晰可辨，字体圆润温茂，苍健有法。砖刻内容是“助田捐修公祠记”，共620字，写这碑文的时间是清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署名是“赐进士出身上虞县事金坛虞景星”，旁边还盖有虞景星的4枚印章。

村民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！资料记载，这块碑竟是清代著名诗、书、画“三绝四海”的虞景星手迹碑刻。

虞景星（1670-1751），字东皋，江南金坛人。康熙51年（1712年）进士。曾出任上虞知县，后改授吴县教谕。他是我国著名书画家、诗人。工诗画，书学米襄阳，山水仿米芾，乾隆时年逾八十。今留《天保九如图》等手卷，这幅国画

早在2006年西泠印社有限公司的一次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，就拍出了88000元的高价。

清代中后期江浙一带的虞姓宗祠，有一则通用对联：

三绝扬四海，
十子占一人。

此上联说的便是虞景星，因其工诗，精书画，有“三绝”之誉。其下联说的清代另一位虞姓诗人此人名黄昊，字景明，钱塘人。十岁即善属文，后以诗名。与丁澎等称“西泠十子”。

虞景星以精书画最为出名，清人张庚在《国朝画征录》载有小传云：虞景星，字吏皋。金坛人。康熙进士初仕上虞县知县改吴县教谕。善山水。尤长于松枝密叶灿然可观。年八十五六体气弥健。为人古心古貌士林钦重。兼善法书。有客持扇一面钱香树可寇所书一面为余画。东皋见香树书假玩良

久曰。用笔深合古法不独我吴所少恐浙中不能两。语毕转扇见画即折之曰。我且携去明日奉赵何如。客诺。越三日不至往索。东皋手扇出口。画甚佳。我意欲加一二笔故假归。及细阅三日愈见其厚无可加也。复指远山一笔曰。此真仙笔。世史安知如此收京。复曰。是扇书画俱佳当宝藏之。明年客过我语之余闻之愧然不能不深知己感也。因识之。

不过，虞景星诗名亦显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八十二岁的他仍与大诗人袁枚等在吴门会晤。

袁枚在名著《随园诗话》中说：杨花诗最佳者，前辈如查他山云：“春如短梦初离影，人在东风正倚阑。”黄石牧云：“不宜雨里正风里，未见开时见落时。”虞东皋云：“飘来玉屑缘何软？看到梅花尚觉肥。”意各不同，皆妙境也。”

愚公